

致堂讀史管見

九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九

武帝

晉紀

後秦主苻萇攻秦新平新平太守苟輔力戰拒守久不下數月糧竭矢盡萇使人謂輔曰吾以義取天下豈讎忠臣耶卿但率城中人還長安吾欲得此城耳輔信之帥民五千口出城萇乘坑之

夷考五胡之初尚詐恃力非有大相過也惟苻堅庶幾於君子長者猶不克終姚萇方圖取秦不能仗義假信以取人心僥倖小利以詭計取一城許之生而繼之殺羗祚之不長宜哉

後秦主苻萇使人縊秦主堅於新平佛寺

司馬氏論堅之所以亡曰數戰數勝數戰則民疲數勝則

四六

長

主驕以驕主御疲民未有不亡者以愚考之此特一事耳秦之所以爲秦在五胡中所謂此善於彼者王景略雖善治國殆亦法制嚴刑名著非有仁義禮樂以固結人心者未幾猛死其政遂頽堅又不知務農固本保養百姓而意廣心逸專事并吞覘其安危之形正猶鄭之小駟張昧償興外強中乾者是安能及身後之計而其得國則以篡弒取之罪積於已而德不及民故君子評之曰苻堅一敗而不能復振者無本故也

燕王垂即位

垂之復國何其易哉慕容廆鮮雋皆賢君也而暉非大無道如桀紂特置相不善好貨而亡不足掩三世之善也故燕民眷眷望皇猶飢渴之望飲以食垂旣夙有英偉之望一

時將佐又多忠良是以光復梓宮物如反覆手以垂復國之不難則見秦堅恃強之非道雖得之必失之

鮮于乞之殺翟真也翟遼奔黎陽守滕恬之甚愛信之恬之喜敗獵不愛士卒遼潛施嘉惠以收衆心恬之南攻鹿鳴遼據黎陽以叛

夷狄之人固有君子義可與也聖人必謹華夷之辨者以其大體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故也且中國之廣人材之衆欲修身者豈無師友可親欲治國者豈無俊傑可用何必外交夷狄而陋中國以為不足與乎人而如是是其心大有所蔽與夷狄無以異者故韓子曰中國而用夷禮則夷之孔子春秋謹嚴之旨也翟氏反覆於黎陽滕恬之所目擊而推心愛信曾不防虞且晉師北行恃黎陽為喉隘其任顧不重哉已既好田不恤士卒而愛信非類置之肘腋之下欲不亡得乎嗚呼此可為來世之戒矣

泰山守張願降於翟遼初謝玄使朱序屯梁國自屯彭城以北固河上西援洛陽會翟遼張願繼叛北方騷動玄謝罪乞解職詔慰諭令還淮陰

張願之叛視黎陽之事也使晉東不失泰山西不失黎陽郝恢撫定三川而湖陝二戍不動則充青司豫之地長舍左衽而襲木冠然則滕恬之之好敗獵不恤士卒愛信丁零其罪大矣其原則謝玄之節制遠之所致也玄初且進據河南為諸軍聲援則劉牢之必不以孤軍失利挫折銳鋒乃居彭城距河大抵數百里殊非魏武置都督不欲相遠之意脫前軍有虞安能赴救乎幼度至是如人朝氣銳

而暮氣衰者耶

以朱序代謝玄鎮彭城以玄爲令自稽內史

武帝道子處此失之矣序才由玄望非康樂之比不然使玄督青兗序督司豫猶賢於置方散地也當是時謝石謝琰之徒皆無恙乃廢而不使蓋道子國寶有憾于謝氏寧可蹙國以快其私晉之衰微自此決矣

詔徵處士戴逵逵累辭郡縣敦逼不已逵匿於吳謝玄上疏曰逵自求其志今王命未回將罹風霜之患陛下旣已愛器之宜使其身名並存請絕召命帝許之

廉者貪之所疾也直者枉之所疾也高潔者卑汙之所疾也異於已則疾之無不然者世之人好瑕疢隱逸以隱逸者少貪競者衆也則謂之曰人皆仕進汝何獨不然無乃

四六一

晉書卷之

三

列傳

盜虛聲以釣高位乎此以小人之慮度君子之心者也夫隱逸之人非必皆抱道懷德韜晦其才也但人各有志好爾或其年齒之衰或其體幹之病或經憂患而沮傷志氣或澹榮利而甘守賤貧或所見背時以避鑿枘之殊或潛龍勿用以待風雲之會夫豈一端而已安可指爲純盜虛聲欲釣高位乎夫博學多通必求自試安道乃不肯仕其必有所挾人不知也武陵王晞聞其善鼓琴召之安道對使者破琴曰幸非王門伶人何乃見逼其風度如此固折腰屈膝脅肩搖尾之徒所增惡也微康樂公營護之殆不免於窘束哉

翟遼遣使詣燕謝罪燕王垂以其反覆絕之遼乃自稱魏天

正

丁零之與鮮卑何以異遼所以反覆不純臣於燕者豈非
燕德有闕蓋亦自省修德以米之乎況遼已服過而謝是
宜加撫納以爲南向之資垂乃不忿一怒而遽絕之他日
不免興師動衆又未必克其得失難易相去遠矣故書曰
必有忍其乃有濟

初帝既親政權自已出有人君之量已而溺於酒色委政於
琅邪王道子道子亦嗜酒日久與帝以酣飲爲事崇尚浮屠
親暱僧尼左右爭權交通賄賂

人臣之致身非一義也非元勳宗臣則不當事幼主蔡謨
是也有經濟之才則必事初政孔明是也已見其君之賢
而願事焉則可進第五倫是也君已長矣而不足事則甘
於退管寧是也斥逐非其罪君悟而謝之則不當去夏侯

五八

骨見乃

9

共

勝是也無罪而被譴君初無悔心而召之則不當出張昭
是也違是則皆冒利而蹈患者也謝安石出輔幼君必請
母后臨朝者以專自嫌也帝既親政則德之成否責在安
矣威權自己有人君之量則可與爲上矣安宜博選名儒
日侍講讀以二帝三王之道論思獻納又擇剛正敢言之
士責以諫諍陳自古亂亡之戒糾繆而弼違如王國寶者
以義斷恩聲其罪而逐之會稽王雖與帝手足之親但當
優以寵祿不使干預政事至於僧尼左道一切屏遠以清
朝廷正綱紀則帝雖欲荒昏惑溺其道無從矣魏晉以來
以智詐威力取天下無教養太子之法若聽其自然無不
賢達者安石雖一代偉人於此道亦未免乎滅裂而凶莽
也故雖建功靖難而主德下衰國勢日削此後覺有志之

士所宜知也

太學博士范弘之論殷浩宜贈謚因叙栢温不臣之迹左僕射王珣導之孫温之故吏也言温廢昏立明有忠貞節黜弘之爲餘杭令

王珣不念其祖之忠烈而追感栢温幕府之恩建議傾邪固爲罪矣而范弘之所請豈合理哉欲贈殷浩以美謚歟則浩不當得考行而謚歟則適所以貶之矣

後秦主苻寢疾姚方臣言於太子興曰今寇敵未滅上復寢疾王統等終爲人患宜盡去之興乃殺統等五人苻聞之怒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興未嗣位而以猜忌一旦誅勲力舊臣五人濫刑之禍不在其身必還中其子孫至姚泓而驗矣

四

管見卷九

五

五

南郡公栢玄負其才地以雄豪自處朝廷疑之出補義興守鬱鬱不得志遂弃官歸

栢温謀逆未成而死是時謝安當國以栢氏族大而幼子克矯其兄之惡竭忠王室所以存沒光寵而威刑不加史固已譏晉政之無章矣靈寶孽子志趣不常旣不可廢其才用又不可助其氣勢所以處之使無失富貴斯已矣而畀之小郡生其怏怏以致搖動藩鎮資假兵力遂成大亂晉隨以亡皆由武帝道子沈湎荒怠不以事幾爲意然則非玄能亡晉晉實自亡耳

清河人李遼上表請修孔子廟仍立庠序收教學者曰事有如賒而實急者此之謂也表奏不省

修學校祭先聖明詩書禮樂以造士謂有益於當世自趨

利計功者觀之豈若刑名術數收效之速也夫收效之速者致禍亦深孔子之道自眇綿毫忽修之而至於天地變化萬物咸若雖非一日之積而其成也堅固其行也悠遠有終而無弊矣李遼去事有如賒而寔急者遼智足以及此矣晉朝蓋從其言而命之以學校之事遼必繼有建明以增光儒術者武帝道子方與桑門遊異端惑心宜正論之不入也

鮮卑秃髮烏孤雄勇有志謀取涼州其將紛陀曰必先務農講武禮俊賢修刑政然後可也烏孤從之

自五胡十國一憤一起交爭而並驅其成就固不足言而其初必有謀臣勸以用賢才修政事務農固本然後用兵者彼夷狄之人豈皆知經學古略法先王而其智計知所

先後大抵如此史紀其言皆可攷也特以急於近効趨於小利不能久假也故隨其才志之大小事力之強弱為成就之廣狹興衰之久速耳況於為天下國家而不用賢材惟私是舉不修政事惟意是行不務農固本惟聚斂是急是沮渠蒙遜秃髮烏孤赫連勃勃乞伏熾磐之不若也非惟無以制狄終淪胥於狄而已矣

尊皇太妃李氏為皇太后

東晉至武帝九世矣未嘗崇奉妾母蓋以明帝為則也雖懦弱如康穆皆不敢廢而武帝始率私變禮以敗亂其家法計當時在廷必比周稱贊以為大孝之德于祖考有光矣而大臣不諫卿士不規雖孝於所生而不孝於宗廟又安得為孝乎是故君子議道惡夫飾小名以妨大德者

道子專權奢縱帝惡之而逼於太后不忍廢黜乃擢時望使居要任以防之道子亦多樹腹心無復鄉時友愛之歡矣中書侍郎徐邈言於帝曰漢文明主猶悔淮南世祖聰達負愧齊王兄弟之際實為深慎會稽王雖有酣媒之累宜加弘貸外為國計內慰太后由是帝委任如初

宗廟與妾母孰重塗之人亦曰宗廟重於妾母矣以妾母者一身之母也何有於宗廟乎社稷與相王孰重塗之人亦曰社稷重於相王矣以相王者一身之弟也何有於社稷乎武帝逼於太后不忍廢其亂政之弟既不知輕重矣徐邈又從而相之然則邈雖儒者亦昧於輕重之權衡也且漢文之悔淮南私情也世祖之愧齊王不義也豈會稽之比乎徐邈宜啓帝以舜象之事使道子歸國以全兄弟之愛選擇名賢超居空輔之任使朝廷清明邦家寧謐豈不為孝友之大乎道子不去君臣酣飲益甚武帝以醉遇弒藩鎮稱兵晉祚尋滅邈不得為無負矣

燕太子寶初有美稱已而荒怠段后言於垂曰國步艱難太子非濟世之一才遼西高陽陛下賢子宜擇一人付以大業垂曰汝欲使我為晉獻公平段后泣而退曰吾為社稷計主上乃以吾為驪姬何其苦哉垂卒寶即位使弟麟謂段后曰后常言主上不能守大業今竟能不宜早自裁以全段宗后自殺

慕容垂之言正而不知權者也段后舍寶而舉農隆中謀非私意蓋可從矣寶既不才又有弒母之惡垂危而獲濟克復先業一旦捐諸不肖之子忽哉垂賢其孫會使寶以

為嗣是亦晉武賢其孫適故不廢惠帝之意耳

帝嗜酒流連內殿張貴人寵冠後宮年近三十帝戲之曰吾意更屬少者貴人怒帝醉寢以被蒙面弒之詐云因魘暴崩太子闇弱道子昏荒不復推問

道子不討弒君之賊亦豈昏荒之故哉嘗與帝有隙既未能忘無乃亦有意於干天位耶使其忠存帝室登時推問執罪人而戮之建立琅邪王德文則晉祚靈長已亦休顯矣智不出此乃樹立不慧使大權歸已又私其子子復奪之以召藩鎮之亂身既廢從國亦隨喪其未嘗聞霍子孟諸葛公之所為乎武帝雖無大惡特以嗜酒沈醉一言致禍禹惡旨酒周公作酒誥衛武公賦賓之初筵而中宗引觴覆之為末流之若此也

晉書

卷之九

八

七

安帝

晉紀

王國寶黨附道子與王緒共為邪諂參管朝政威震內外王恭入赴山陵每正色直言道子憚之或勸恭誅國寶王珣曰罪逆未彰今遽先發必失朝野之望若遂不改惡布天下然後除之無不濟也恭乃止

石勒有言人豈不自知王孝伯既敗歎曰我闇於知人故至此嗚呼孝伯豈但闇於知人乃闇於事幾也當入赴山陵之際寶緒諂佞竊管朝權威震中外時所共疾恭以帝舅之尊宜建白而廢黜之道子素懦又方憚恭其說必行既逐二人即請於太后使琅邪王參輔大政則國勢自尊藩方帖息矣恭能如此上不負武帝用己之意下足慰朝野之望義理無私安有為逆之嫌而過聽王珣失此良會

他日再舉師別無名與晉陽之甲除君側之惡臣子所不得爲也雖誅寶緒竟爲豎子所敗闇於事幾故也

張掖盧水胡沮渠羅仇事涼爲尚書羅仇弟麴弼曰主上荒
老信讒猜忌吾兄弟必不見容若勒兵向西涼州不足定也
羅仇曰吾家世著忠孝寧使人負我我不忍負人也既而涼
王光果殺羅仇

寧我負人無人負我人死我生之見姦雄猾賊之所爲曹
操司馬懿之心事也漢高祖號稱長者唐文皇智勇出倫
猶不免爲此以是知危幾交急之時處之盡善者鮮矣羅
仇匈奴人也乃能反是道守其忠義而安之若命不謂之
賢人可乎雖死於讒事功不就而其言立後世未見其比
不謂之有德可乎

道子忌王殷之逼以譙王尚之及弟休之有才略引爲腹心
尚之說道子曰今方鎮強盛宰相權輕宜樹心腹以自藩衛
道子乃以王愉都督江州諸軍事用爲形援日夜與尚之謀
議以伺四方之隙

道子雖嗜酒昏荒猶知防虞外患尚之則宜教以修明政
刑肅清朝廷使德善流聞過咎不著方鎮雖欲稱兵作難
亦何敢遽動乃布置腹心以爲藩衛是以力闔力自靡而
已矣夫姦雄之心可以義服而難以勢壓軍師之用壯於
我直而老於自由苟明此理何止於消伏王殷而已哉而
尚之爲兄弟謀智不及此其敗也宜矣

王恭既殺王國寶自謂威無不行上表請討王愉司馬尚之
等道子不知所爲悉以政委世子元顯恭仗劉牢之爲爪牙

而以部曲遇之牢之耻恨元顯使人說牢之許以恭位號牢之遂執恭送京師斬於倪塘恭臨刑神色自若曰我聞於知人所以至此原其本心豈不忠耶

舉大事平大難未有矜獨智資一力所能成也以道子昏荒猶知布置腹心而王恭欲斥正國家近則無計謀之士遠則無䟽附之人但有一劉牢之又待之失道倪塘之禍又何悔焉是舉也蓋惟殷觀所言爲有法耳恭自以爲忠此不學古之過也烏有外臣稱兵向闕而謂之忠者乎孝伯抗直清修有宰物之志蓋美材也既不學古而誦佛經信事其道宜其暗於理以殞厥身也

魏主珪問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益人神智對曰莫若書籍珪命郡縣大索書籍悉送平城

五八

管子卷九

十

水

魏主益智之問可謂善問矣李先書籍之對可謂正對矣惜先之言未得要領也夫人主之讀書與學士大夫異學士大夫稽古耻一事之不知然有大志者猶不肯爲以謂玩物喪志何況人主日有萬幾而反從事於簡編之浩繁則必博而寡要勞而無功矣孫權自謂讀書大有所益而於嫡庶之際捨攘顛倒是未嘗知書之統紀也夫至難知者理也至難平者事也知難知之理乃能平難平之事語孟五經之傳於世所以教人明理而處事也人主苟能玩思一經而達其大綱心必正身必修家必齊國必治矣魏珪用先言致書籍不爲不多而其留心者乃在於鍊丹長生則黃老之法也刑殺過當則申韓之術也殺人之夫而納其妻不戒郿歃閭職之事甚矣使珪讀書知所以爲父

子君臣之道豈至弑于孽子禍發蕭牆而莫之覺乎故讀
書而不善用者與無書同非書之過也以經術告君而不
見道者與不告同非經術之罪也

道子有疾且無日不醉卅子元顯諷朝廷解道子揚州牧以
已代之道子醒而後知大怒無如之何元顯多稱親黨朝貴
皆畏事之

挈國大綱惟忠與孝此道修於上則叛亂息於下道子秉
大政荒昏廢弛而無忠節則其子効之矣元顯廢其父奪
攘矯虔而無孝道則在外者圖之矣均是二者而元顯逆
理爲甚逆理甚則禍彌大雖呼吸羣小樹黨自衛安能勝
公義之不與哉

秦主興以災異屢見降號稱王問孤貧舉賢俊省法令察獄
訟守令有政迹者賞貪殘者誅遠近肅然

惟天爲大惟天爲公惟天聰明惟天威怒故有天下國家
者必畏天以帝王雖大未若天之大也王法雖公未若天
之公也一人雖聰明未若天之聰明也人主雖威怒未若
天之威怒也天無不覆而帝王有不及覆者矣故曰未若
天之大也天無非理而王法容有不盡理者矣故曰未若
天之公也一耳一目之用有限天自民而視聽何限之有
故曰未若天之聰明也災渝忽發非如疾病之可藥也危
亡忽及非如臣民之可治也故曰未若天之威怒也故有
天下國家者必畏天道臣而導君以天爲不足畏是亡國
之言也天變雖多端要之不當然而然也不當然而然猶
父母之顏不爲康色而爲慘愠人子之心其敢傲然而不

懼乎天子者天之子也事天猶事親也變異著見乃教使
勿恤是猶爲人師而教人子使勿畏其父也於理順耶人
非大愚惑姦佞則不爲此言惟王莽以地動爲乾坤翕關
而劉聰以墮肉爲陰陽之事此二人者其應可知矣則未
有談經佐王而建此言有如荆舒氏者其末流至於天變
動於上地變著於下人君無避殿撤膳求言飭政之恭大
臣無引咎責躬避賢遜位之請至或稱引祥瑞以蓋其迹
悖經反道一至於此而無人敢言國家泯泯昧昧入於危
亡而終不悟其術不亦慘乎姚興表戎也而所見明卓改
行八事以弭災變而遠近肅然可以中國而不如表戎乎
子欲居九夷蓋有以也

教仲堪恐相玄跋扈乃與楊佺期結婚爲援玄恐爲殷揚所
滅告執政求廣其所統執政亦欲交構使之乖離乃加玄都
督荊州四郡軍事

司馬元顯乳臭小子而斷國大政亦無智謀之士爲之計
畫豈有藩鎮不和日欲稱兵而以土地兵力資之使益乖
離者玄欲廣其所統非止爲殷揚乃作叛計也削奪固難
又從而附益之是速其反耳大抵東晉之亂皆由不掉故
古人以五大在邊爲戒而賈誼欲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封
建遠矣誼之術亦何世而不可用乎

涼主光疾召太子紹太原公纂常山公弘曰今國家多難吾
沒之後纂統六軍弘管朝政紹恭己無爲委任二兄若內相
猜忌禍至無日光卒將軍呂超謂紹曰纂有異志宜早除之
紹曰先帝言猶在耳吾不忍也弘果說纂攻紹紹自殺纂以

位讓弘弘不受篡遂即位

石勒之子弘呂光之子紹皆以不忍而致亡世因謂寧我負人無人負我之事為可行是以利害死生之已形者而論之不原其本也使石勒呂光制國有道兵權不以假人虎與篡不得而奪之則弘紹之善效矣既居弘紹之地而無虎篡之柄雖欲人之不負我也其將能乎不可以二人所處為非也

篡以弘功高地逼忌之弘亦自疑遂作亂攻篡篡擊之其眾潰遂殺弘

弘能事篡孰若事紹不能事篡則當篡讓位之時何不自取既負顧託甚篡篡弑又欲攻篡而奪之處經適變無一合義者是則呂涼之賊弘為首而篡為從也篡篡位弑君

四十五

古言見卷九

十一

必虎

又殺其弟不及三年復為弟所殺不善之積其可免乎凡篡弑之人非求即伎伎以怨憾求以貪欲二者皆利心也由利而行日與義遠以此得之必以此失之而小人終不監也

謝琰鎮會稽不能綏懷又不為備諸將諫曰賊近在海浦伺人形便宜開自新之路琰曰符堅百萬尚送死淮南孫恩小賊何能為也既而恩入寇官軍失利恩乘勝徑進至會稽琰出戰兵敗為下所殺

淝水之捷謝琰誠有功然非偏師獨克也同時諸人各已物故惟琰尚在必以宿功自負以老壯自居所以敗也事變無窮宿功何足負人材繼出老壯何足居不忽眾謀不輕小敵庶乎其不墮矣孔子之所慎者三戰居其一語子

路行三軍之道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其爲後世戒明矣
北涼王段業憚沮渠蒙遜勇略欲遠之蒙遜謂兄男成曰段
公非撥亂之主蒙遜欲除之以奉兄何如男成不可蒙遜乃
使人告業曰男成將爲亂業遂殺男成蒙遜泣告衆曰男成
忠於段王王無故殺之諸君能報仇乎男成素得衆心衆皆
爭奮業軍潰遂殺之

段業無所憑恃因沮渠而有國者也又且付軍國之柄於
蒙遜矣蒙遜前後陳計皆出業上業不用即敗用即勝是
蒙遜運業於股掌之上業將如何以誠意信之以隆禮遇
之盡其在我者而已既委大權又懷疑忌智不能御勇不
能克其及也宜哉雖然蒙遜亦可謂無道之甚也雖夷狄
相聚爭爲雄長彼桀黠者亦必依附義理以爲之名蒙遜
至以兄爲餌而取其君將欲創業以傳世耶抑爲身計而
已耶段氏姓也沮渠匈奴也非我族類狼子野心夷狄尚
不能得之於夷狄況中國乎

燕王盛懲其父寶以懦弱失國務峻威刑自矜聰察多所猜
忌人不自保前將軍段璣等夜作亂於禁中鼓譟大呼盛聞
變帥左右出戰閭中爲賊所擊盛被傷輦升前殿申約禁衛
事定而卒

中道之難執也自聖人以降皆然何責於夷狄然慕容盛
美材也自其少時已有英識及父寶失國播越盛所謀慮
皆中事會而寶不能從及寶被弑盛能復讎寒人子之責
可不謂賢乎方諸南燕備德不恤國難而夷危自立豈但
加之數等而已哉惜其矯枉過正尚威刑矜慧察多猜忌

不知君國之道弛張之宜遂致生肘腋不保其身且寶之失國非為懦弱盛矯之過矣一使寶坐懦弱而亡盛之所以圖強者寧當以威刑為尚二夫盛未稱尊之時此三疾者未形見也及僭名位而短闕遂彰一以見人之度量所勝有限二以見人有天質不能輔以學問而成之為可歎也

秦主興立子泓為太子泓孝友寬和喜文學善談詠而懦弱多病興欲以為嗣狐疑不決久而立之五胡十國皆以戰伐權謀而起者也而必慕立嫡之義以自覆一非立嫡之罪也根本不固權柄不分壯士健馬驅馳擊奪于外而百姓餉軍畏敵之不給一于此皆足以取亡顧區區於立嫡恃以傳久譬猶人之居室基址阽危

墻垣墮敗四鄰交窺而獨以丹牘飾一寢處之地其能安乎劉淵之和石勒之弘燕垂之寶呂光之紹李雄之班秦興之泓皆此物也興既知泓懦弱不可託國而卒立之坐狐疑而無斷牽於愛也若有長慮則必公選諸子宗族必得其人雖非嫡長不愈於他人取之乎故書曰蓄疑敗謀疑謀勿成疑而蓄之其謀必不中疑而成之其成必不久可不戒乎

桓玄舉兵向京師劉牢之素惡元顯恐已不為所容欲假玄除之復伺隙以取玄故不肯討玄玄使何穆說之牢之即降玄入京師稱詔解嚴以玄摠百揆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廢道子斬元顯以牢之為會稽內史牢之曰始爾便奪我兵禍其至矣欲舉兵討玄集僚佐議參軍劉襲曰將軍往年反

王兗州近反司馬郎君今復反相公一人三反何以自立語畢趨出佐吏散走牢之懼帥部曲北走至新洲自縊

人以利欲蔽其心者事幾在前而不能覩猶目之不能見其睫也元顯為執政夫豈難圖者牢之欲除之何賴於玄使玄成功其難圖豈不甚於元顯乎牢之誠有匡國家清朝廷之意形勢雖逆當以忠義矢心聲言相玄與甲之罪泝流討之牢之威望素著方擁強兵玄所深憚者也况有劉裕同心協濟無忌敬宣皆可倚仗一舉而破之必矣破玄之後整軍凱旋君側小人屏氣惕息之不暇安帝既癡騃道子又昏荒則當權宜請以琅邪王德文當國秉政收召賢才更張政事旬月之間晉室危而復安功孰在己之上者乃懷利心聽游說坐失事幾不知玄既得志肯容己

耶三反之責無以自明遁逃殞身非玄能殺之也此可以為恃強反覆貪欲無厭之明戒矣

自隆安以來人厭禍亂及玄初至黜姦佞擢雋賢京師欣然既而奢豪縱逸政令無常朋黨互起侵侮朝廷由是衆心失望

孟子曰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晉自道子專政至是十五年矣重以元顯輕恣竊命故隆安以來人厭禍亂此英雄豪傑有為之會也相玄能遠繩祖武近憲叔父乘上流資力入清朝廷除其姦蠹而建其俊傑削其苛政而布其惠澤以匡合扶持之功成孝子賢孫之美使區區晉室亂而復治傾而復支孟德仲達之事補矣釋此不圖而意在篡奪略法王莽又不及焉植之淺而望之深施之劣而取

之厚非天所與也此可以爲凶狡不義求欲無厭之明戒矣

西涼主呂隆降秦初郭璞嘗言代呂者王故其起兵先推王祥後推王乞基及隆東還乃王尚代之麀後亦降秦以爲滅秦者晉遂來奔秦人追殺之

君子循正而行自與吉會慮善而動自與福并偶或不然如文王之姜里成湯之夏臺箕子之囚比干之死亦未嘗不正不可謂之凶未嘗不善不可謂之禍也夫前知之數實存於易文王演易豈不前知姜里之事然終不能免故君子理義而已矣天命不可必也二郭璞麀非不有驗及其死也皆無術以逃然則何貴於前知耶中庸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非術數之謂乃湯文箕子所由也若璞前知而在王勢左右若麀前知而反覆夷狄中皆非理義也其及宜矣

後見卷九

十七

思中

何無忌勸劉裕起兵山陰以討桓玄裕問計於土豪孔靖靖曰山陰道遠舉事難成不如待其已篡於京口圖之

聖王急於求賢取材布在列位非獨賴其助得其用也人之智勇辨達者負其所能而無所施其肯飯糗茹草甘於槁項黃馘者惟君子而已矣是故以天下爲度者必網羅盡取之隨其所長而任使之俾咸得自見天下之治旣舉而人才無沈埋不遇之歎雖有好亂樂禍之人欲干時而動而莫與爲領袖則亦無自而起矣故野無遺賢者帝堯之盛也旁招俊乂者傳說之美也濟濟多士者文王之所以造周也孔靖無列於朝一土豪耳劉裕資其片言遂定

滅玄之計功莫先焉。衆不可蓋，人如此，古人所以有朽索馭馬之懼也。靖未為奇才也，天下所以多事而難平也。不在上而在下也。天下所以多事而難平也。

元興二年十一月，下範之為禪詔。漢書之帝臨軒，遣司徒王謚奉璽綬禪位於楚王玄。玄即帝位，冊文多非薄。晉室或諫之，玄曰：「揖讓之文，正可陳之。下民豈可欺上帝乎？玄以祖彝以上名位不顯，不復追尊七廟。卜承之曰：『若宗廟禘祀果不及祖，有以知楚德之不長矣。』三年春，劉裕率兵入討，大破玄。玄懼，問羣臣曰：『朕其敗乎？』曹靖之曰：『民怨神怒，臣實懼焉。』玄曰：『民或可怨，神何為怒？』對曰：『晉氏宗廟飄泊江濱，大楚之祭上不及祖，此其所以怒也。』玄默然。

人而不知自民聰明，以天人為二道。又謂民或可怨，神何為怒？是厚誣鬼神而不知害益福謙，以人神為二理。於是肆其狡黠，欺誑眩耀，與王莽所行異世一軌而不自覺。且知天不可欺，民或可怨，豈不知有天下者必得民心受天命耶？而數上符瑞，詐言臨平湖開，逼帝臨軒，奪收璽綬，此非民心非天命也。將誰欺乎？相彝立忠，溫不克紹，幾至覆族，賴冲蓋之相氏復振玄。若謹守臣節，綏靜國家，而但立五廟不亦休哉？不然，雖建七廟合於天子之禮，而不知己之為篡賊也。楚德亦安有長久之理乎？卜承之及曹靖之言，所謂不能三年而察總功，何輕重之弗審歟。

相玄敗走

東晉至于安帝，德既衰矣。相玄藉荊州，世撫之，資破堪期。

殺顯牢放逐相王遂移神器荆揚去宇盡歸制斷在內無肘腋之變在外皆同惡之人計其一時氣勢之盛甲兵之衆豈易動也而劉下邳仗大義在畧略才用千有七百人擊而去之卒以梟獍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其效之速如此亂臣賊子曾不懲戒徒爲英雄豪傑之所資耳

裕至建康諸大虜分皆委劉穆之時皆政寬弛綱紀不立穆之斟酌時宜隨方矯正裕以身範物內外肅然不盈旬日風俗頓改

乘大亂之後立良法行善政事半古人功必倍之劉裕不知書武烈雖剛而文致未優第任一劉穆之隨方矯革而裕以身率之未及旬時百官已奉法禁百姓耳目爲之一新况大有爲者乎蠱壞之時犯難而往濟之治其壞而使

之不蠱故蠱卦有元亨而天下治之義若時旣蠱當爲而不爲又從而蠱之則必大壞而後已觀裕之初其治蠱之功如其易則知當爲而不爲以至於大壞者爲可惜也王謚爲相玄佐命元功衆議宜誅劉裕獨保全之豫州刺史刁逵之鎮歷陽也執諸葛長民送玄未至而玄敗長民還趨歷陽逵走爲下所執裕斬之宗族皆死初裕微薄無行惟謚竒之曰卿一代英雄裕與逵樗蒲不時輸直逵縛之謚責逵代裕還直由是裕憾逵德謚

善爲天下國家者不當私勞以明二心之戒不罰私怨以容度外之人則公道開而治功立矣古之逵者誰不率是道劉裕不學旣迷前言左右之人莫能開道而使王謚道逼逆之罪反升台司刁逵因執縛之仇不免赤族方圖大

事而賞刑如此何以登服在位貽謀後人哉

栢玄欲奔漢中左右皆散益州督護馮遷抽刀前欲擊之玄拔頭上玉導與之曰汝何敢殺天子遷曰我殺賊耳遂斬之利者天下之所趨而貨寶珍玩又小人之所尤好故中庸以賤之爲訓成湯以不殖爲賢伊尹以殉之爲刑盤庚以總之爲戒匹夫本無罪也懷璧則罪矣王莽之末省中黃金尚六十餘萬斤而竇憲梁冀輩卓之滅其貲財至不可殫數小人所以嫉賢善能欺君擅國而饜富貴者本心爲此而已其好之也虞人亦好之而謂清士必與我好清士不從則又惡之清士勉從則又忌之得失交戰於心曾中營營不得須臾寧也豈不可鄙之甚哉靈寶貪欲無厭見人法書名畫田宅之美者必以蒲博盡取之乃已尤好

三十一

平五卷六

二

慶

寶玩珠玉不去手其情致汗下已甚而欲建非常之事且一白刃在前抽冠導以與之謂人所好與已同謂王之貴甚一於死其真頑不靈一至於是其初亦豈有異於人哉利之一與比故末流如此立德立功之士可不窒欲清心防其漸乎

玄既死劉毅以大事已定不急追躡栢謙栢振復聚黨攻陷江陵振見帝於行宮躍馬奮戈直至塔下意欲弑帝謙苦禁之遂下馬致拜而出謙帥百官奉上璽綬及毅軍至謙守江陵振引兵與魯宗之戰毅進江陵謙奔城走振聞城陷奔瀘川謙遂奔秦

栢謙之刺荊州雖元顯意然朝命也方玄之西兵以至廢帝謙未嘗用事特拒劉裕一戰耳未有大惡也及栢振欲

弒帝謙又能力諫止之率羣臣上璽綬若因是自披殺振而奉乘輿反正非惟忠國又亢其宗使父冲祖彝雪耻於地下而南郡大族免以叛逆而夷豈不善乎乃為義不終卒與振合身無所措逃奔外域還寇舊都至於喪元君子貴知幾善能復夫幾者吉之先見在勸振之時復之可行係討振之事謙既得而失迷而不復故復之上六曰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其謙之謂乎

秦主興以鳩摩羅什為國師奉之如神

師之為名教我而我做法之者也興於鳩摩羅什師其言乎則梵語胡言譯而後明非所以出教令修法度也師其行乎則不飲酒不茹葷非所以待臣下訓軍旅也師其威儀乎則冕首偏袒服壞色衣非人君所當為也師其道乎

五十一

卷之九

二十一

九

則無父子夫婦君臣三綱淪絕非治國所當用也抑曰吾遺其外而師其內舍其迹而師其心乎則外者內之表迹者心之顯非有二致也夫石虎姚興皆有過人之資者也佛圖澄幻於石鳩摩羅什幻於姚兩主不能辨察而奉之如神化其國俗信尚特甚皆不能二世而滅其效亦可觀而為後世鑒著矣

劉毅嘗為劉敬宣參軍時人稱其雄傑敬宣曰此君外寬內忌自伐尚人若一旦遭遇亦以取禍耳毅聞之恨及敬宣為江州毅言於裕曰敬宣不預建義宜令在後聞已授郡實為過優復為江州尤用駭惋敬宣不自安自表解職

人苦不聞其過聞之患不能改有過不能改而又憾夫議己者民斯為下矣劉盤龍以雄豪自許心不服裕蓋將有

爲必不徒然也人評其短所宜反躬內省去所短而圖所長則德慧日新而智術日明于以用人人必爲用于以建事事必有成今毅於敬宣故所事也敬宣之言又深由其病毅乃介然挾恨使敬宣避職而畏己然後快於其心他日又以一食之愆廢徙庾悅克伐怨欲皆必行焉其能免乎

南燕主備德寢疾引見羣臣議立超爲太子俄而地震百僚震恐備德亦不自安還宮疾篤段后問超可立乎備德開目領之乃立超爲太子

兩漢賢主始即位即制陵邑不以爲嫌也况於建儲立嗣之大事乎固無疑忌遲留之意也故始即位即立太子不以爲逼也夫此當承平無事之時尚不可緩况國家多故外難方殷而翫歲愒日必待倉卒而後定乎備德無子使超不歸意豈無所屬慕容氏亦必有賢材可繼已者矣不幸超自遠而至又能矯情飾貌以中備德之心而其不足以保燕者天地實告之故方擬議之時地忽震動其儆戒豈不著明哉備德心固知之以疾所困欲變計不可也則喑鳴領首而已此不豫之咎也豫之義三逸豫者人之所悅猶豫者人之至戒備豫者君之善政孔子曰事豫則立備豫之謂也

初魏主珪滅劉衛辰其子勃勃奔秦秦高平公沒奕干以女妻之秦主興見而喜可之以爲安遠將軍使助沒奕干鎮高平以三城朔方雜夷二萬配之興弟邕曰勃勃奉上慢御下殘貪猾不仁恐終爲患興不聽待之益厚及秦魏通好勃勃

怒乃殺沒奕于而并其衆自稱大夏天王

勃勃奔秦姚興既奇其才而衆言其奉上慢御下殘不可近興將奈何欲殺之乎則無義姑存之乎則生患不若因其才而用之猶爲適中其失在於授以大衆爾亦才與興比興不得而畜之乎初沒奕于憐其來而女之至是勃勃襲而殺之漠無甥舅之情何有於秦王故忘族類之殊忽野心之戒者雖夷狄不能得之於夷狄況中國乎

南燕主超母在秦遣使請之秦主興曰符氏大樂諸伎悉入于燕燕今稱藩送伎或送吳口千人乃可得也超與羣臣議左僕射段暉曰不如掠吳口與之張華曰侵掠鄰國兵連禍結非國之福陛下慈親在人掌握豈可靳惜虛名不爲降屈乎超乃稱藩奉表于秦秦使韋宗報聘超議見宗之禮華曰宜北面受詔羣臣不可超曰吾爲太后屈

卷之十一

晉書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慕容超以母未歸之故違衆言降尊號稱藩于秦方之大舜視弃天下如弊屣豈曰遠之云乎嗚呼超可謂孝矣然非張華決議以兵連禍結爲非福以慈親在人掌握爲大憂以虛名不足惜爲輕重之分以感動超心則超誰與成其孝嗚呼華可謂忠矣華忠於下超孝於上稱臣下拜慈母遂歸孝通神明忠行蠻貊超與華可謂咸有一德矣昔漢高帝不知出此忍其小忿以成至德瞻祖上無兒子之心臨廣武無降屈之言分一杯羹何道之悖也謀臣有良平鬪士有信越亦不能如張華出一語以啓帝意而增益聖孝者然而漢高以興垂四百祀燕超享國不四五年身爲俘囚服刑都市成敗禍福懸絕如此理不可曉豈天數

耶抑人事耶此固尚論者所宜詳慎而不可苟焉者也
南燕主超祀南郊有獸如鼠而赤大如馬來至壇側須臾大
風晝晦超懼大赦

郊之為禮天子所以對越上帝也上帝雖無情而感應之理
如響之從聲也若其保佑景命則將事之時風雨不作宇宙
澄霽嘉祥協氣若顧若咨否則反是考之方冊自古郊祀而
有變異不得成禮者惟慕容超與楊廣爾二人者旋踵而亡
且受誅戮然則郊祀而有變異乃國家亡滅之大徵中庸所
謂必有妖孽者可不深加儆戒而重有修省乎慕容超方且
政刑不恤游畋是好杜忠良而讒諛進暗聽受而勳戚離未
嘗知憂未嘗知懼矧此大異又在貶尊為母孝道光揚之
後天之報施若有震怒然超於此尤宜三思致之之由而
終焉是忽使區區小孝不足以贖覆三宗社之大罪悲夫
南燕主超以大樂不備議掠晉人以補伎韓諱諫不可超曰
我計已定不與卿言

超之所為是不可解者也自有大樂捐以與人乃侵掠強
鄰以補工伎此猶出己帑藏賂諸敵國復斂百姓以實府
庫何其愚也縱以太后之故舍輕取重不惜先代遺音可
矣何至俘虜鄰國之良人子女使為俳優侏儒乎超前此
未有取亡之道也為此舉然後亡形見矣

劉裕伐南燕南燕大敗司徒惠請乞師于秦衆議恐秦不能
救惠曰秦與我分據中原勢如唇齒安得不救但不遣大臣
則不得重兵尚書令韓範為燕秦所重宜遣之乞師超從之
方是時秦強燕弱燕受秦惠而未報也而慕容惠謂分據

中原勢如唇齒何言之誇而不切於事情歟秦歸超母豈徒然哉固將以柔屈燕心而取之也超母在秦一老嫗耳秦何利焉歸之於燕則莫大之恩也夫施而不求其報惟盛德爲能而秦興固亦老戎之桀黠者耳豈無責報之心乎正使劉裕不伐燕秦亦且造事而啓釁矣

初燕中衛將軍馮跋得罪於燕主熙熙欲殺之及熙送符后薨跋遂作亂推慕容雲爲主閉門拒守熙還攻城不克而走爲人所執雲殺之遂即天王位復姓高氏自以無功德常蓄壯士爲腹心未幾爲左右所殺衆推跋爲主跋讓其弟素弗素弗辭跋乃即位以素弗錄尚書事素弗少豪俠放蕩嘗請婚於左丞韓業業弗許及爲宰輔待業尤厚申拔舊門謙恭儉約論者美其有宰相之度

五十五

受見卷九

廿五

秀

高雲初無取國之心事起馮跋雲若見幾當跋之請拒而不受可也跋姦人也旣弑其君而不欲當其名故以雲蔽己脫有唱義靖亂者則歸獄於雲人情無變則殺雲以自取惜乎雲之墮其計中也平陽君豹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雲非慕容氏之親賢勲望坐而得國可謂無故之利矣使其率道猶不可保而疏忌馮跋別樹腹心跋業之亡祇目前事而雲不知鑒焉其及也宜矣素弗夷狄之人也乃能不念舊怨濟以恭約躬率於上不事威刑中國得志之士有不及焉可不謂賢哉

初魏主珪見賀太后之妹美殺其夫而納之生子紹元很無賴珪嘗譴責賀氏欲殺之紹年十六弑珪于天安殿

拓跋珪殘忍多殺不善之積其事好還一矣殺人之夫而

納其妻且姨母也能無怨乎怨毒所鍾其子得之出乎爾者反乎爾二矣是歲四月恒山崩珪不以爲戒既而雷震魏天安殿東序珪以衝車攻兩序盡毀之是與天敵怒也三矣一人而有三大罪所謂自作孽不可追者弒逆之禍乃在天安詩去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書曰惟天明畏而或者忽於天變亦獨何哉

劉裕既平南燕忿其久不下欲盡坑之韓範力諫然猶斬王公以下三千人沒入家口萬餘

劉裕非有弔民伐罪之意爲晉復境之略也假仗兵威張其功烈脅服遠近以圖篡耳是以既克廣固肆行誅殺亦田天資鷲猛輕狡無行又不知書故不能勉於仁義之道似者而致然也使其選建賢材分治其土布惠施仁削除

苛法以誤國而斬張華以阿諛而斬李宣以敗政事而斬公孫五樓豈惟燕人慰悅感服德威旁暢秦魏之人亦且延頸企踵有來蘇之望而拓跋氏姚不得高枕而卧矣孟子曰不仁之人或可以得國未有得天下者於裕見之矣初徐道覆聞劉裕北伐勸盧循乘虛襲建康循甚不樂此舉無以奪其計乃從之順流而下舟艦甚盛既聞裕還欲退道覆固爭乃進至淮口道覆請於新亭焚舟而上循曰不如案兵待之道覆嘆曰我終爲盧公所誤事必不成使得爲英雄驅馳天下不足定也

徐道覆爲盧循畫策無不善者使循能用之亦劉裕之勍敵也然道覆長於料敵而不能料主知循不足與有爲而強爲之謀豈惟不能擇主亦不能處已矣古人有言三折

肱為良醫惟伐心為不可故曰
有名兵出無名事故
不成毅仲堪揚佗期王恭相之
石側為名猶不克濟
試問道覆以盧循舉兵向關
斯師也謂之何哉是
時劉裕方匡晉室亦一時之
覆為之驅馳豈不什
百於事循哉然則道覆雖然
直一賊耳

初劉毅在京口貧困與知識射
其堂悅厨饌甚盛毅求子鵠
不與毅銜之至是毅督
江州奏解悅都督將軍官以刺
鎮豫章符攝嚴峻悅恐懼
直發背而卒

盤龍自許雄傑不肯降意於劉裕然觀其以一言而憾敬
宣度既狹矣及庾悅之事是以簞食且羹之恨介介于中
待勢力可行然後報復持此欲敵劉裕譬如黃鵠矜爪觜

五子丹曰

段見九

二十七

危文

於鷓鴣之前也而庾悅殺身豈無以致之乎方奪射堂之
時悅貴而毅賤又斬一炙以辱之使毅而長者則可也不
然耻匹夫而無後慮難乎免於其恨矣悅既有此則宜委
而去之歸身於朝廷毅亦安能相及乃進不能強退不能
弱忿懼而死其自取之哉孟子曰人待我以橫逆必自反
也悅以無禮而得報不知自反未聞君子之道也

劉毅既據上流陰有圖裕之志求兼督交廣二州以郗僧施
為南蠻校尉裕皆許之毅至京口辭墓胡藩請因會取之裕
曰其過未彰不可圖也毅至江陵多所變易會疾篤僧施等
恐毅死其黨危勸毅請以弟藩為副裕偽許之藩入朝裕殺
之遂帥諸軍擊毅毅兵敗縊死

劉裕欲圖毅久矣胡藩請因其辭墓而取之豈不甚易而

裕曰其過未彰是未有取之之意也曾未數月乃遽西伐則郟僧施為殺謀而致之耳僧施者超之從子也習見叔父為相溫畫謀恐殺死而身危故勸使請藩不知適所以速劉裕之兵也叛逆之後如沈勁者千人而一僧施之徒以利害為心無足責也而殺操心不靖有以來之賓主相迷俱陷大難豈不為後人之監哉

豫州刺史諸葛長民監太尉留府驕縱貪侈所為多不法常懼裕按之及聞殺死益不自安弟黎民勸其因裕未還而圖之長民猶豫久而嘆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履危機今日欲為布衣豈可得耶遺冀州刺史劉敬宣書曰盤龍專恣自取夷滅異端將盡世路方夷富貴之事相與共之敬宣以其書呈裕

四十八

卷八

六八

危文

小人之殺身未有不以好利而行險者也長民既與劉裕同心委體又已富貴矣復生異慮是將何圖借使敬宣相從為亂其權任口隆必不為下則長民亦不免事人曷若一與劉裕相終始哉夫以驕縱貪侈所為不法而懼裕之不己容敬宣又安能容已耶又曷若勿驕勿縱勿貪勿侈勤循法度之無懼而可安耶定故君子檢身行法以義勝利雖處富貴安有危機小人之所以必履危機者以不安貧賤而思富貴故耳

太尉裕還前刻至日每夜宿四不進公卿頻日奉淚輒差其期一々々々々々進藩入東府明旦仗壯士於幔中引長民人聞語下下下下下下不盡者皆及之長民甚悅壯士自懷殺長民於坐與刀付廷尉

劉裕身都將相手握強兵雖時暫出征腹心在內正使諸葛長孫聚眾爲亂自當戡嚴入討况方聞異意形狀未彰亦何必匿形詭行伏兵而取之哉既不聲言其罪更以其口送諸廷尉何典刑之時謬耶自此左右之人眈眈相同推心委體誰復自信以此効一官帥一旅尚非安身之道而能奄取大器不曰幸乎

司馬休之在江陵頗得江漢民心裕惡之休之子文思在建康會有司奏文思誣殺國吏裕宥之休之上疏謝罪請解所任不許裕執文思送休之令自剖屬意欲休之殺之休之但表廢之裕由是不悅

荆州重鎮劉裕若不欲假人則勿以授休之可也既已授之又惡其得民心是休之進不得爲循良以猜見誅退不

○

卷九

二十九

七

得爲羅軟以罪被殺矣文思誣死國更有司之奏云然未必有也誠使有之自朝廷公道行法休之亦何怨哉乃宥而不治使休之除之休之以是故乞解所任表廢文思慶已盡矣而裕怒其不殺其故裕之爲人狡險忌克也烏有抑人自殺其子耶孔子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楚靈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予乎裕獨無子耶處心積慮若此其子孫不善之應亦云酷矣後之人猶不監也悲夫

南凉王傥檀討唾契汗乙弗等部使太子守樂都河南王熾襲之虜其妻子徙其百姓傥檀退無所歸遂降于熾磐歲餘鳩殺之

按傥檀稱爲善用兵纔一勝姚興耳與勃勃戰則敗又二與蒙遜戰皆敗卒大敗於熾磐遂亡其國而殞其身然則

韋宗所謂奇才英器明智敏識者殆見之不盡也且言秦之羣臣無傳檀比雖以天威臨之亦未保其必勝予以見傳檀先雖事秦秦終不能有韋宗知之明矣而其譽傳檀則過也今以其事覈之傳檀殆亦狡譎機辯言逾其實者宗爲所蒙覆而不能察也孔明一代偉人猶失於馬謖故以言取人真古今之難事歟

裕收司馬休之子文寶文祖賜死發兵擊休之

劉裕欲取晉而休之居上流非已利也故討而去之然亦太無道矣雖欲加之罪不患無詞裕所奉之詞必以文思擅殺國吏也文思在建康休之在江陵既非同情父子有犯亦不相及况休之請解所任表廢文思又以引咎待命之無一事可假而聲之一旦誅其二男發兵出擊無道若是不亦逆人心拂天理乎雖戰勝攻克得志一時而後嗣相屠殆至絕滅亦何利耶古之人所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也使魏晉五朝之君稍知其義亦或少省矣

休之奔秦秦主興以爲揚州刺史唐盛曰符讖言司馬氏當復得河洛今使休之擅兵於外若縱魚於淵不如留之京師興曰苟天命所在誰能違之脫如讖言留之適足爲害

姚興可謂賢矣使休之等叛晉而來執而送之可也戮諸境上可也今以不容於劉裕之故則事異而情殊矣故予之兵授之任無收納叛亡之嫌而有護持晉宗之美又能不信讖緯猜忌來者大度廓然非夷狄所能爲也

裕少秦使直於魏魏之守將驚走魏主嗣遣使問故裕謝曰

洛陽晉之舊都而羗據之諸相宗族司馬休之等皆晉之蠹也而羗收之今將伐羗非敢為不利也

裕謂羗據舊都義當討伐可也而以司馬休之為晉室之蠹何自欺其心又以欺人耶詩不云乎鼓鍾于宮聲聞于外裕方入關猶未克也而勃勃已料其不能久留王買德崔浩已料其歸必篡心事露布千里之外知之莫可掩已方且聲言休之蠹晉誑于魏人不知為晉患者定誰氏耶掩耳盜鍾適足以為敵人所笑耳

裕遣王弘還諷朝廷求九錫時劉穆之掌留任而盲從北來由是愧懼發病

劉穆之之死與荀文若大同而小異不及時推戴此其所同也曹操九錫由董昭獻言而劉裕九錫則出於己意此

其所以異也或穆之為人腹心所圖者何事主公之年各垂六十矣彼其欲速之心以日為歲而荀劉不知首發大議智有所困以為他人功穆之雖無董昭者先之而事幾已失縱裕不見殺其待之必薄不得為佐命元功而讒間所由入亦歸於死此穆之所以愧懼而卒也嗚呼為人謀不善事其難如此彼漢高光武之臣豈有此患哉

齊郡太守王懿降魏言劉裕在洛宜絕其歸路可不戰而克魏主嗣以問崔浩浩曰今雖有精兵諸將非裕敵也不如靜以待之裕克秦而歸必篡其主陛下按兵息民以觀其變秦地終為國家有也嗣笑曰卿料之審矣

九州之離合其有數耶抑人事耶人事之不至是則數耶劉備事荊州曹操已入漢中可以取蜀而不取劉備敗于

巴峽陸遜乘勝勢可以追而不追類有使之者疑天數也
魏嗣若有南窺之志當劉裕西師豈非天與之良會縱不
擒裕亦足以蕩搖而破散。此理甚明而為崔浩所持使
裕來往安舒如涉無人之境豈非天乎或曰劉裕平桓玄
取南燕破盧循殺劉毅走司馬休之功列甚大亦何惡焉
曰裕本心為圖晉不為興晉也迹其行事徒恃其詐力無
當於人心者是以可惡也魯相公遠與戎盟春秋書至以
危之魏之君臣誠能先據彭城斷其歸路要擊其中追躡
其後裕得脫身幸矣豈不危哉

裕至潼關王鎮惡請帥水軍泝流而上以趨長安裕許之鎮
惡至渭橋身先士卒大破秦軍秦主泓降鎮惡性貪秦府庫
盈積盜取不可勝紀

心無二用則思慮精而智術明中人以下亦足以自持心
有二用則物欲重而智術蔽中人以上亦足以取敗方鎮
惡之未入秦也身先士卒不避艱難何難何難持軍嚴厲志篤
也既克長安功無與二檢身律下以待裕至裕必有以處
已矣乃意在貨寶竊取為藏以磊落之才為攫金之行一
何鄙歎功成而意滿財盛而氣昏匍匐之嚴厲專精變而為
驕怠貪鄙莫覺莫悟死於匹夫之手自古如此者多矣可
不戒哉

裕東還以次子義真為都督雍梁秦三州諸軍事時年十二
留王修為長史王鎮惡為司馬沈田子毛德祖為中兵參軍
傅弘之為從事史關中人素重王猛裕之克秦鎮惡功為多
由是南人忌之田子弘之譖於裕曰鎮惡不可信裕曰今留

卿將士精兵萬人彼為不善正足自滅耳裕將行又私謂田子曰卿等十餘人何懼王鎮惡

劉裕真小人哉以關中人素重王猛而鎮惡其孫也故寵以龍驤之號畀以上將之符藉其威聲以克西土及得之則猜忌生焉既納田子譖言且謂之曰卿等十餘人何懼王鎮惡是以南人自為一黨奔鎮惡而不恤此何心歟義真年才十二既不能制御諸將而沈傳諸人權均力齊莫相統一是裕以辛勤得之而以猜忌失之蓋其心不在於有秦特欲立功于外以脅服于內遂其篡立之計耳仁義不施誠心不著專以權譎武力行之操心如此而欲建久長之基不亦遠哉前史以輕狡無行目裕蓋盡之矣

裕以世子義符鎮荊州張劭曰儲貳之重四海所繫不宜處外乃以義隆代之以王曇首為長史裕謂義隆曰曇首有宰相才汝每事諮之

晉書卷九

三十三

唐

義符世子也國之儲君之副代己者也遺之以忠賢教之以道義則待世子之道也義隆諸子也付以方州得可為方州者助之足矣乃曰王曇首宰相才也汝每事諮之是啓藩王覬覦之端矣此裕不知古訓之過也

裕以讖云昌明之後尚有二帝乃弒帝而立琅邪王德文聞有憫人國亡扶而興之者矣未聞滅人之國而為己國者也聞有憫人世絕求而繼之者矣未聞絕人之世而昌己世者也以仁言之則無惻隱以義言之則無羞惡以禮言之則無辭讓以智言之則無是非無是四者不可名之曰人而亂臣賊子冒利而行以成為功以得為能國隨以

亡世隨以絕亦不顧也帝王既逐聖人之道襄上無過惡揚善之人下無伏節死難之士遂使凶姦狡桀之徒相推相奉恣肆而無所忌此志士仁人所以撫卷而太息也劉裕嘗自言曰我當橫尸廟門遂其由來以身許國之志以此激勵士氣遂破盧循及西師攻秦又以司馬休之之徒爲晉蠹患而秦收之以爲秦罪遂擒姚泓莫非仗義爲己聲譽今而欲速遂行弑逆取國如此而欲子孫永保用享是以天爲茫昧而無虧盈禍福之道也苟不以成敗得失論事一以義理斷之則千古是非如指諸掌而知所去取矣

